閔川竹閔川竹憐汝高潔苦幽獨雲霄萬仞賴相撑天下群物無所逐九夏炎蒸氣難焚三冬嚴凝勢不縮調和鼎鼐梅支立夏屋松汝輩大材雖大用吾竹聲名重嶰谷閨中失節人齷齪當世士患得患失憂饑寒此君勁節凌風肅渭濵大老借一竿天下經綸此中熟

曉行　畢顯休寧閔川人

忽聽鷄聲催曉程行十里未天明朝風樹上飄寒葉殘月樓頭待午更石徑露華人跡少板橋霜刃馬蹄輕幽林宿鳥渾無語烟火隣家尚不横

新安畢氏族譜詩文志卷之十七終

新安畢氏族譜卷之十七

詩文志

文類

與蘇東坡書　畢仲游山東觀城人

孟軻不得已而後辨孔子欲無言古人所以精謀極慮固功業而養壽命者未嘗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來禍福則害繫身者未嘗言顧直惜其言爾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為言甚形于詩歌賛于賦頌託于碑銘著于序記者亦語言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天下論公之文如孫臏之用兵扁

鵲之醫疾固所指名者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況其有邪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觸諱以游其間殆猶抱石而捄溺也

上司馬宰相書　畢仲游

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盖散青苗置市易歛役錢變塩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歛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塩法凡號為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者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役錢不可蠲塩法不可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者可復散罷者可復置蠲者可復歛去者可復存矣則不足之情可不預治哉為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倍於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然後所論新法者始可永罷而不可行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捄前日之敝而左右侍職司使者十有七人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為也勢未可為而欲為之則青苗雖廢將復散況未廢乎市易雖罷且復置

況未罷乎役錢益法亦莫不然以此捄前日之敝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二篇俱見宋史仲游文簡公之曾孫官至吏部郎中剛正忠義以文章名於時司馬光呂公著范純仁皆重之後墮黨籍坎壈散秩而終年七十五世系不書者以觀城譜殘缺失次也

寄衍兄書　畢衡

自兄之任美政頻臻持公瀌以獲乎上下而芳聲溢于遐邇健羨健羨雖然以兄之學之才尚有遠且大者是奚足為兄多但慎終如始之論不可不三復也聞與郭公異而業已媾解竊為吾兄有所不滿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書曰必有容德乃大使郭為君子固宜守易以為經若果非耶則當用書以為權二者必居一於是而況春秋大改過嘉釋怨而世之稱大丈夫者亦以當容人為辭兄方大其造詣以六經為指趣以正風俗諧僚友為天下倡政不當較纖悉於瑣瑣也衡也碌碌庸陋奚足齒此況自顛沛以來情思欝欝氣拆志餒事多背戾凡平生所致力勤勤懇懇於章尋句摘之間而僅有所得者今皆蕩覆無遺幾欲奮發而一振之則支離之患生而難免於掛一漏萬已不能渾融如昔矣將聽其所止而自適耶吾恐日趨於下而無所紀極坐是徘徊浪度歲月無一可者茫然有所舉動則又病其落落難合而叢謗於吾身是以痛自克抑以求至當之歸猶不免於紛紛之誚讓良恨脩己之不諒而犯是不韙也常竊悼之曷蒙不屑之恩累書褒慰且喻以屈

伸消長之理是所謂奏咸韶以鼓聾聵嗚呼仁矣哉固是而求之固知困苦乃善生之機否極有泰來之漸然是理遼闊雖聖賢不能必但當獨行素履以堅其操守而益勵初心使更閱久而真見形庶幾人泯天定而後足以塞吾責副兄望也衡再拜

送大參唐公致政序　畢瑜

己亥之春山東右叅政唐公源潔承　詔致事自歷下還閩中左方伯阮公偕諸寮友大張祖筵于東郊以送之酒半揚觶謂余曰丈夫以布衣致身躋顯秩歷參藩省所至樹殊勳播清望一旦功成身退若吾源潔者固無歉矣子寧無一言以華其行抒其耿耿乎余幸與源潔同事一方夷考其行及嘗三復劉太史傳益詳其履歷請為諸君誦之余聞源潔為人少深沉慷慨有大度能刻苦力學為文不少輙年弱冠餘即以麟經魁鄉榜舉進士初給事南京兵科後先抗疏論國家生民利害舉中時弊屢忤權要不畏及參議廣省時高雷廉璚諸郡流賊跳梁適源潔分守其地親率兵討捕斬獲無筭復單騎往諭之盜卒感化頋為編氓繼來旬宣是邦自參議至參政凡數載課農桑通水利歲時旱潦苟可以利民者必果為之雖負謗任勞不暇恤故民卒受其惠以余觀之士君子食人之食任人之事有若源潔勤政效職如此非惟出處無愧於古人其功反有過之者今釋重負卷而懷之卧青山招白雲掃却俗慮之餘推利民之心以及一鄉一族結洛社之盟而為一觴

一咏此源潔素志今獲歸而行之所得多矣回首浮榮升沉寵辱轉盼不齊以彼易此所得孰愈必有能識之者言未既源潔聞之欣然撫掌歌曰急流中兮泛扁舟霖雨罷兮浮雲收歸歟歸歟休吾休伴彼赤松子同遊酒闌歌罷阮侯既喜余言足徵復壯源潔志之高也遂命管城子書以歸之

濟南改建鐘樓記　畢瑜

歷下之有鐘樓舊矣突兀古寺中莫詳厥始乙未之春天子敕有司大新　德府而斯樓適當其南因撤寺并去之左方伯廬陵陳公儼慨然以遷築為已任乃謀諸一時同事者右方伯阮公勤參政尹公淳劉公璋參議張公盛相與周視環度得隙地於歷下亭之東齊川門之西厥土平而爽方而展處城之中謀定量出公帑為營繕之費命千戶張忠李欽董其役壘石為臺架木為樓徙故鐘懸之創始於是歲三月之吉越明年四月始落成又明年陳侯譖于衆曰凡物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斯樓斯臺一旦廢於彼而復新于斯鯨音旦吼闤闠畢聞人〻若耳提莫不思蚤作以勤其政務其業昏扣之響應林谷又若號令家至肅然宵禁莫敢犯其有助於政治也抑豈少乎若夫登臺一覽佛山疊翠景湖漾碧巑聳若岱華縈迤若清河鵲橋如虹趵泉如雷引青齊跨黃岡孝有閔子墓忠有張公祠歷〻在目獨得形勝不既多乎引而伸之上接冊霄於咫尺近仰

神京於千里圖怨於未見悟道於已形皆於是焉得之豈徒嚴旦夕之禁而已哉諸大夫聞之僉曰然請書之勒石以示廢興之由於來者

遊尼山記

丁酉之春仲月十有六日余自濟南謁翰林學士王公獻於曲阜又明日衍聖公某偕學士遊尼山適風和日麗一時砂然聯轡者憲副張公珩陳公相余及參議杜公鋐也尼山居曲阜東六十里去城十里左右纍纍然盡魯漢諸陵又二十里茂林蔭鬱中有馬鬣封者顏墓也又二十里餘遠近崗峦秀列隱若龍虎蟠踞環結而為五峯者此即尼丘山也山下有夫子廟東有中和壑南有觀川亭亭下有智源溪匯衆流為川川有神靈洞俯視之深黑不可入相傳中有石床石枕諸公徘徊久之相與嘆曰天下之大非無名山殊跡可觀而此地獨綿千萬年斯文命脉得非二五精華之氣自開闢初已秘於茲一旦吾夫子應禱而生有以獨得之盡奪天下古今之秀為人之至又為聖之至也邪因筆而記之

寶繼樓記

畢郁 閔川人

寶繼樓在休寧縣南三十里曰斂川其境最幽其地平曠浙源水據上游環樓東去浙江璜瑯之水自雲溪委蛇而來繞樓之後南有首嶺營尖諸峯爭奇競秀排列于左當乎前者隅山特起挿天如竪旌旗鸞鳳翺翔吾兄廷昌隱居行義於其間作斯樓七楹於

所居傍廣尺六十有奇深四之一軒窓明敞厥材孔良周以甓垣高二十尺翼以厚扉苟合苟完示以悠久扁曰寶繼揭諸楣間間屬予宜記嗟夫名楼之意遠矣其義周矣夫復何言然命嚴不可終無謂也何謂寶藍田之玉垂棘之璧西河之球寶也何謂繼日月之行天水之注地繩之貫珠繼也知寶則思繼知繼則思寶〻而繼〻而寶〻之繼之有引無替斯為孝子斯為順孫人紀立而能事畢矣繼莫大於買田築室之類夫東阡有田西陌沃瀼崇山供樵芳沼畜魚室有雄楼傑閣斯飛斯暈環以重屋此買田築室當寶繼也繼莫先於興廢舉墜之類隔山塘内外二十餘畝宋元以來皆為吾家舊物年深歲遠不無淺塞之患弘治丁巳間倡義去淺深之去塞通之不遺餘力凡溉田五百餘畝又因將其塘售諸外姓者又備重價贖之以杜分爭害衆居之南又有曰汪堨溉田將三百畝先因洪水衝激水用難瀦正德丙寅間又倡義鑿重石而倍厚之長五丈廣一丈有奇財力居衆之三補缺塞漏水道以脩天時無患田用有秋此興廢舉墜當寶繼也繼尤莫重於修身慎行之類吾家祖宗積德百餘年至有今日者斯德來也吾兄平居好讀書下問每默坐楼間左列圖右列史家訓列屏盤銘置座或誦法律或閱大誥于以檢身心于以防邪慝況又有餘力贊兄廷美廷馨以修家乘餘排人難解人紛此又其明智所及也有盜其里之貨者得罪則以恕心拯之盜不之德反誣于官則又以

容量處之識者高之嘗客彭城有悞券過還白金五十兩者彼退而悟明日亟呼其人而還之其人謝而去識者尤高之凡此又非脩身慎行當寶繼者歟雖然賢者以繼為寶愚不肖者不知繼而不知寶知繼知寶則愛之如垂棘璧藍田玉西河球如此者家道不既昌大乎不知以繼為寶者棄之如土苴如弊屣如弁髦如浮雲傾厥家蕩厥產又豈無所自哉是則寶繼者吉否則凶朗也壯也汝宜敬恭佩膺汝父名樓之義痛自進修大振家聲庶他日無貽吾文羞顧不韙歟

書率溪程氏祠堂族約後　畢郁

嗣續賢則能克厥家亢厥宗苟為不肖是為弗克負荷之子其失豈小也哉余姻友程君師魯領其宗老用衡翁命作為忠壯祠祭約數條閘以示余閱其間有謂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患難相卹之語蓋有得諸藍田呂氏鄉約之旨有謂廢疾不能自存者量加矜卹之語蓋又得諸范文正公恩例俸賜均諸族人之旨其他有善必褒有惡必貶祭祀蒸嘗必以宗子主之之類蓋又得諸公羊大居正春秋命有德討有罪之旨於乎世之家其成也未必不繇夫嗣續之賢其敗也亦未必不繇夫嗣續之不肖賢不肖家之成敗盛衰所由分我師魯其賢乎哉且師魯未仕人也祭約一編皆天理民彝有不容泯滅者也夫人果能守而行之其於　朝家化民成俗之意豈無所裨也歟尚治此心而不息他日效用

明時上以利吾　君下以利吾民則於家倍爲有榮而其先烈益且有光矣經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於師魯望之雖然家之興固繇夫嗣續之賢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又豈不在於賢邪傳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遂引而伸之以爲當國者之憂

書姪廉所藏江湖詩賦　畢郁

猶子廉吾弟葵之季子持身謙抑簡樸雅好儒事父母左右就養隨其力之所及以輔其不及事兄敬不立町畦撫異母弟愛出於誠廉乎汝能長守此心而不失克昌其家乎於汝有望焉廉嘗客江湖所至騷人墨客詩歌文賦樂投之而不靳然廉於音韻之類不甚通曉而人頌勉之不置其必有取之也歟味吾族弟太史汝舟字之之意可見矣予嘗携其同舟遊太梁水陸往還廉朝夕侍奉不倦頗能執子姪禮予心許之而未知其實也及抵馬牧取所承予伯兄書附鼎者即日戒人送去大梁予曰何速也對曰家書以報平安人子於親惟欲其平安尔緩之不宜非信厚不及此又嘗聞其泛舟去彭城夜聞舟中有老嫗哭其聲哀問舟人舟人曰嫗哭無他貧乏不能存耳翌日召其人而詢其實信然則分其食而食之解其衣而衣之其惻隱不忍之心又能如此於乎奬勸後生汲引人善吾儒分內事也況於骨肉之親吾何愛於言而不與

之進哉特書此貽之非特勉廉用勵吾家子姪萬一有不率者因予言而更相勸勉使人稱爲孝子目爲難弟則人倫順序於上而家道昌風俗化淳於下而世道泰其於人家國不特小補而已廉乎汝宜服膺而勿失進於古人之域庶他日毋貽我羞

正德己巳夏五月朔日書于閔川書室

軒轅訪道圖引

畢永傑 微城人 上北街

世常說軒轅訪道爲求速化之術於神仙者流愚竊以爲不然當洪荒之時生民之害未盡除帝汲汲於天下之言苟有益於治平則雖迹必察未嘗以已見自高亦未嘗以見異人自嫌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固如是也晚年平治既久知天下事非一人所能遍及意者山林之間有大隱君子練達世故抱德自玉不求聞於人者庶幾傾蓋之頃萬一有以開導其所不及則情投契愜相與連轡而歸共敷其澤於生民使盡去夫喣喣之患則吾之一訪其所係重矣夫庸知夫人之議其後邪帝之心事蓋如此因是而求之舜耕歷山而先堯訪之伊尹耕有莘而湯訪之非訪舜與尹也訪道也使舜尹而不起則五教未之試而阿衡無由任殆將老煙波于漁澤莘野之間而想象之莫及則及今以舜尹爲何如人邪吾不得而知也以事理考之安知帝之所訪者非舜尹之流乎不然何帝之惓惓也惜其人有舜尹之處而無舜尹之出遂使帝之

心不白于後世而好事者至有誣妄之說雖然其於帝之大何加損哉

立法論

畢珊 徽城上北街人

世道之趨不同聖賢始因時而有變通之妙世不變而必欲其法之變者亂法之儔也夫宜變而變之則徒法又不可以能行於天下要亦有本者存本者何必得聖君賢臣而後可以言其變否則增爲蠹民之政爾如變何故世可變者機也有君有臣本也與其無聖君賢臣率變而大蠹不若不變則其蠹或者其未大歟此則無本之弊也與其世不當變此而必爲之更張蓋將謂已有卓然之制作罔知制作一新而天下自此始多事矣此則無機之弊也蓋法立本以安民也今立法而天下益見其擾〻矣足謂之法哉試以有本而遇機者觀之固未嘗好矯舊以作聰明意者世不可以結繩信也始變而爲書契世不可以巢穴居也則變之而爲宮室世匪茹毛飲血又一變而粒食于民世非服艸衣皮則變而爲觀裳之習三統之迭建亦不得已而改正以觀天下聖人紛〻立法要之有本有機然耳否則非不欲坐享成法以自逸顧肯僕〻而自取勞心哉

天人辨

畢珊

人事盡而後可以言天理也未盡人事而籲天不我得者妄也夫天也人也迹相判而理寔相須天定固勝人而人定者亦可以勝

天申包胥豈臆說邪是故慶雲而興歌雷電而致恐天之喜怒未始不感于人者乃若君人脩德則祥桑匪直無怪也而殷道且為之復興周公見迎也其禾稼匪直不拔而已且復茂人事作于下天道應于上捷如影響信其然乎不然書何以曰自我作元命哉況積善餘慶不善餘殃聖人作易而示天人之辨最為明甚故君子惟以己占天不以天占人雖然或者不達而一併任欲以求之放辟邪侈無所不至是又為不知務也孰知天即理爾故天可以理得而不可以欲求然而君子之心則勤吾學脩吾身以盡吾人事焉爾曷嘗為得天福我而然邪詩歌文王干祿豈弟蓋豈弟自有得祿之道猶曰學祿在其中文王豈為得祿而然　乎張子之說也養則付命于天道則責成于己

論魯肅　畢佐

魯肅當漢季深知漢承正統之是曹魏孫吳乘時擅命之非奮起而匡之跋前踕後卒然仕吳舉國莫有識其用心設志之微幾者而肅委曲為漢之心特假吳以為設施之地耳顧其身雖在吳而心未嘗一日忘漢也或曰肅有為漢之心則昭烈非帝室之胄乎肅不於此仕之而必于吳焉是投此不通之論也曰彼計蜀之先主大度有容英名蓋世自足以興蜀而又有明於治國之孔明為之相熊虎之關張為之將〻相有人則蜀之於肅得之可也不得亦可也不然以崎嶇微弱之邦得士如肅尤足以興劉奚舍蜀而

他之彼誠見夫為蜀謀者不足慮而天下之謀蜀者深可慮於是仕吳肅之心籌之熟矣觀其當劉備失利之時非肅自結于東之說則漢事未可知也樊口之屯雖孔明亦有事急求救之語赤壁之役肅與謀焉不然吳魏連和昭烈不得入江左矣至於勸與荊州之地止其忌羽之言所以每〻無寸益片善之策為吳畫者豈其謀猷果不善歟要亦為漢之心出於至誠有所不能移異者故一則曰共治曹操二則曰與劉備共拒曹操夫豈於操不仁哉盖以非去操不足以興劉非與權不可以去操故所以汲〻欲擊操者為漢計也使人皆魯肅輩則天下可無三國矣漢室可無虞矣奈何世不皆魯肅士之隨時就功名者不擇臧否以故三國鼎峙而漢亦難成也噫孰謂江東土綿力薄而有如魯子敬者乎

讀陳東傳

畢文理 徽城上北街人

嗚呼宋當高宗之世值天下多事之秋而邦彥諸人用事於中李綱大賢退處於外陳東目擩其弊恨其無官守言責不得以進賢退不肖其扼腕奮忿之忠是大有不得其平者然而無官居諫苑必欲刻意以進言無職任銓曹必欲汲〻於薦引是知上書之舉其用力亦良苦矣及觀李綱後來撥亂反正得於再召之余朝廷規模方成於入來之頃而後知諸生乞用一書其為益亦甚大哉何者李綱之用舍係天下之安危觀其以社稷為己任其功業果有大過人者不意陳東白面書生而能成薦舉大臣之功亦至於

此君子每有取焉獨惜夫上書之頃雖有激於忠肝義膽而辭氣迫切是不免於脅制朝廷苟吾言誠有益於人國則亦不可從容進諫舒徐容與以俟其說之自入而必欲以粗暴之氣溢於動靜君子是以知其為賈禍矣故雖能成正君匡合之功卒不免於晚年誅戮之患此其所處雖善而其所以處之者則非君子不能無憾焉雖然後日之禍在常情大有所不堪在陳東甚以為得所何者忠臣之心計天下之理亂而不計一己之可否李綱用矣天下安矣合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所謂求仁而得仁者矣何恤乎身之幸不幸邪微陳東不能成李綱之大非李綱無以見陳東之忠君子是以觀李綱致治之功又知陳東上書之力

送大邦伯何公述職序　畢璿

聖天子嗣登寶極之三年春當天下藩臬郡邑諸司長僚述職之期我郡伯何公以徽去京師幾四千里水陸迢遞直預期而往乃於二年孟冬之初五馬戒嚴雙旌就道士民不忍一日違公左右群至謂予曰祖父母郡主何公殊勳偉烈赫赫在人耳目而流聲實於天朝也有日茲當入覲將留相陛庭而不得終惠於徽也則亦將如之何哉予諭之曰述職乃　朝廷大典礼也公固不得為徽留而若等亦安得而留公哉昔周公居東而東人恐其去也咏伐柯於得遘之餘而歌九罭於啓行之頃周雖不為東留而四國是遑亦孔之將亦未嘗不有以荅東人之仰望也若等今日之惓

惓既不減於東之人吾知公異日之福徽當不在周公下況公之碩德宏才為一時人望所屬廟堂重任亦公之所宜得而天下以此望公者始以內臺補外也特張本於此爾安能久蛟龍於池中乎或者見其新黌宮作火墻而區畫之功偉讞疑獄祛宿弊而持守之節高則謂公之施設其大過人也如是而不知公之大過人者正不止此先一州而後天下公之心也克是心也必吐餔趨迎而士氣振於天下必制作備而防患於未萌必囹圄空而獄無疑之可讞必比屋可封而俗無弊之可祛而後可以足公之心盡公之才也其視周公之於東人為何如哉若然則徽之被澤多而陰受容與之賜矣不有以荅今日之至情乎在易坤之六三曰陰雖有美舍之以從王事我公以之豐之六五曰來章有慶譽吉徽民以之是為序

贈通守陳公榮陞冀州刺史序　畢璿

新安別駕陳公洛之名士也以明經領鄉薦馳聲太學銓部以徽為江南巨藩非侯無可佐治者拜命來徽凡利害之切於民者次第舉而更張之而一時視聽為之一新予時遊學南都未獲親聆其謦欬每遇東南來者道及公之德之政稱不容口往往慕之敬之逮吾歸省始得接於几席間丰采蔚然議論純正若幽蘭芳芷之可親也退而觀其施設光明正大大抵皆仁人之為益信人言之不我誣而慶甄簡者之得人也邇來任益久而政益平德愈盛

而心愈下一時人情物態了二意中隨發隨中若河決下流而東注也方用是為徽民幸而冀州之命下矣獨將行義民其等請於予曰夫有絲髮粟粒之惠及人者浪稱頌之如河東之狹惠溱洧之淺功尚亦著之簡冊以垂不朽而況陳公之治徽其良法美意得之於精神心術之微而殊勳偉烈見之於彪炳顯設之頃者類非一時牧民者所能及中間如征役寬而民脉以壽視移粟之惠為孰多輿梁就而民命以全視乘輿之濟為孰大若是不表而出之忘爾自也茲當榮行丐一言以張大之予惟天下之吏有學有守而才稱夫德者居其最故夫英雄豪傑之用世也不得為能吏必以廉吏出乎此則廉靜寡慾者或短於才而苟得者或辦於事要皆所養者淺而不覺其誘之深也今即吾囊時之所接與今日義官之所稱道若學與守兼其偉德與才備其純如公者誠足以居天下之最而不負 朝廷之委任也夫豈狹惠淺功之可到邪雖然公豈私於徽哉行將移是仁以福冀而又推之以福天下終始一節亹亹不已尤當有大於此者則夫崇階懋恩所以待成勳於異時者蓋未艾也

重建畢祥卿公墳塋磚墻序　　畢文理　徽城上北街人

夫孝子仁人之塋其祖亦必有道而不以薄為貴也乃若塋之地日割月削於強隣墳之壘豕滚犬踐於終歲陵之木伐薪伐蒸於樵採此而不為之顧恤其顏有泚者豈孝子仁人之心乎不觀自上

古迄漢唐宋来世家大族無不高陵深壙以固其親祖盖亦天性之自然非有所為而為之也意者於此不用其誠烏乎用其誠哉吾畢氏本公高封於畢以封為姓而傳國于魏至唐乾符四年有師遠公者以中散大夫改歙僉書判事卒于官葬歙南黄墾仲子衡為歙學教依父墓側而家焉徽之有畢實自兹始其後支派依産從宦各遷不一至十九世孫十七公景安者遷徽城北市此吾支之始祖歷二十五世慶四公諱祥卿妣張氏並葬于歙河西中村其墳四周皆人居宅歷年既久被各侵損土頽木折犬豕作踐為之子孫者寧不為之傷悼哉理也惻然募族而會之厲聲曰頋重建祥卿公塋墻者聽族歡競趨之於是隨其家之輕重而募其錢穀之多寡買辦磚石壘砌成墻盡其地而圍之高六尺許刻碑壘上以為之記扁其墻曰畢氏先塋嗚呼不惟杜爭于強隣亦且安固其吾祖匪直今之子孫獲安其心而萬世亦獲其安也邪抑葛川曾大父宗頤公偕大父可華公之墓廢馳不減於是也此吾日夜腐心切齒甚大傷痛之未已欲如斯制而圍之以墻久矣獨力不能逮者数年賢宗達士有能舉而墻之者吾將懷以好音矣尚當相與勉之謹將今塋各出工銀備録于後弘治十四年辛酉歲三月吉旦裔孫文理謹拜立序

堯民吟藁序

畢仁祖 歙長陔人

文章之顯晦實由人命之窮通人之命運泰即其文章始晦而終

顯命之否塞其文章須顯而復晦以予觀之予生之初而遭家多故嘗隨伯父逸齋僅識四書句讀十五為人師年十九纔學吟詩二十而館于環溪類良友勉勵勤習書史日課一詩以自勵自甲申至己丑長短約四百餘首萃于一帙名盎梅藁值吏事相尋是秋而有金陵之行其書籍附盡友人朱永德處不擬天官稽留三年事解而歸本人荒怠文帙散失片紙無存其在工部同時有吳興徐庭學西安席鑑南昌時泰中每於案牘之餘相與賡和遣興約詩三百餘篇名曰公暇倡酬後值歸促竟忘收拾藁失于彼及其歸家處于澤富溪南羅田崇源俱有館課詩文五六百篇於正統六年秋又罹羅田之火書籍文一炬皆空可勝嘆哉遂於煨燼之餘命子文灝於各館諸生遇有存者借而錄之其先後淆乱失其次序十僅得四五予因取而觀之慨嘆不已嗚呼予雖生盛時而命途多舛平生清談閑雅不喜華靡而其詩亦清曠而無艷麗自成一家程蕃教授每見予詩輒加矜賞因自嘆夫命之窒塞必以其詩文亦頻遭燬棄而不題非天之喪斯文實予之蹇剥以致如是也因書其得失以冠其篇首云

華莊取友園亭記

畢濟川 貴溪小田人

庚戌之秋予在上蔡獲着草五十策明年南歸韜以纁帛貯以皂囊構着室於麗澤塘北以居之凡有所作必以筮吉凶無不驗者又明年以其地建雙橋書院徙之塘西更名曰華莊華者畢也知

蓍之道天下之能事畢矣又以蓍草之名定於作易之初後世叱言其名而不諱無以表人尊信之心上尊號曰施先生蓍者施也天道不言而施於五十策之變化蓍之名義蓋取諸此故稱之曰施先生是歲二月壬戌予枕藉書几有衣緑衣者數人來自東方其白面香肌者揖予言曰聞君事施先生甚恭其取友必端矣某祖在漢時與泰山大夫淇園先生有歲寒之交十二世祖子先在宋時與王子友有十一友之好今來古往誼踈交絶其昌陽子仙等安土重遷散處四方不顧尋斯文盟某獨知君有子野之才行將有子野之用敢率野友陶富李瑩黎馥劉明楊秀皮金見某則梅素也倘許侍側翼日當赴約予諾驚悟東方既白俄有轔轔之聲自東方來開戶視之乃鬻樹者於次車内得梅桃李梨石榴楊梅枇杷各一本以應夢故植之篳莊之西繚以周垣命之以字扁其園曰七友是夕既寢客有皂衣纁裳者謂曰梅素謂君取友必端似也然彼皆遠方狎客非端人也栢蘇堅祝文節在君左右勿與為友顧使之僻處西隅舍近而圖遠親狎客而棄端人是吾憂也次日予徒步園外見墻西北隅有栢竹各一本蒼然可愛亦以應夢故移之篳莊友之改扁曰九友朝夕游觀飲酒吟詠於其間久不自知其為人友否也明年春梅素含英吐華陶富等以次繼之紅白交加照耀人目未幾纍然成實食之如享太牢惟栢竹二友蒼然自如無可悅人口目者心竊厭之左遷之垣外復扁其園

曰七友是歲之秋陰風號怒梅素等相繼凋謝園次寡落予獨鬱陶感慨廢飲酒吟詠者三月逮長至既雪予登東皐見群木枯槁惟垣外二本蒼然自如躍往視之乃栢竹二友也舒嘯移時乃悟施先生之言不誣而悔向日取友之悞即命童子擢二友於園內之臺上左遷梅素陶富李瑩梨馥劉明於垣外楊秀皮金僅免更扁其園曰取友盖梅素等美色甘味悅人口目備祝鮀宋朝之惡其罪為重楊秀皮金適口厭目猶可末減亦不敢甚絕人之意也嗚呼君子小人之交可不慎歟

題休寧閔川畢翁廷美壽藏　畢濟川

人物在天地間一氣也氣聚而形具氣散而形毀此自然之理雖有長生久視之術終莫能免也世人以死為諱而惡言之者不知夫理與氣也予族翁廷美年方七十康强矍鑠有少壯之態乃於近居之南山自建壽藏塋壘壙隧極完且美又并其妻吳氏與諸妾之墓皆預為之左右羅列置田若干畝以為他日子孫祭掃之需於乎世人諱言之而公敢為之或者有見於始終聚散之理而然乎予聞翁少時好讀書侃侃有氣節壯遊江湖與士大夫為伍好施予修德行義鄉黨重愛名在有司盖無愧於所生者也人能無愧於所生者知生之理也知生之理易而知死之理難翁乃自為身後之備而不以為諱豈非深明乎天地始終之數陰陽消長之幾人物聚散之理視生死為一致者乎其賢於人遠矣張子曰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忘者可與言性矣翁亦以死為不忘者乎予會族至閔川聞其事而嘉之故識此以曉夫昧於理氣者翁名蕙號南山廷美其字云時正德丁卯四月望日書

原雷　畢仁卿貴溪小田人

天地間無一性外之物莫非陰陽造化之體之迹也有形者體也無形者迹也體者實而易見迹者眇而難知易見則難欺難知則易昧夫雷者陽之迹也陽為陰氣蒙不得出而擊搏有是聲也或火或石或擊物或殺人皆自然之理妙而莫測也姑以可驗者推之彼石乃陽剛之物擊亦奮火星乃少陽之迹隕亦為石則雷為陽之迹明矣其擊物殺人者雷霆天地義氣人之不善物之稔惡有以觸之爾至若攝物批字或乃氣之鼓盪如旋風拔木聲之振撼如沙石砭膚世謂有神物主之無乃怪誕謬妄之甚豈神物之又有所謂一神物也邪時成化癸卯六月二十有四日適丁斯事作原雷

南山墓田規約　畢蕙休寧閔川人

予自卜歸藏之所于里之南山既預請名公志于石復創祠其前勒所存祭掃田畝于石之陰立為南山墓戶俾子孫世收其入為春秋祭掃之用凡墓戶輸解科差皆於是乎取給務期世守毋替敢有虧廢祀事及擅行貿易者並許直下子孫經公理治以不孝罪仍責復業萬世永賴嗚呼書有之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思亭記曰服盡則情盡情盡則忘之然觀當世之人其於祖宗

畢氏族譜詩文志卷十二終　实

塋墓非但情盡始忘固有未盡懵然不知其所者矣雖曰世使之然要亦無備而致然耳故予今於南山之墓立祠置產名于官有司所以啓其不忘之心有產所以致其不忘之實官有籍家有約所以保其悠久而不忘則夫有備而無忘之之患其庶矣哉詩曰孝子不匱永錫尔類凡我子孫心体予心世守無忽非惟我墓之克守其於仁孝之錫類亦得綿綿而無疆矣念之念之

計開田地山柒畝　總四至　東山低田　西汪家山　南低田　北汪端低地及吳宅等田

週圍磚墻內墳塋壹畝　墓墻門前低田壹分弍厘租一秤　墓東墻下地叁分五厘豆租弍斗

墓西墻下地壹畝零豆租六斗半　墓後墻下竹園地七分一豆租三斗　墓後西園地六分豆租叁斗

墓後西高基地壹畝零豆租五斗　墓後東山堆二分　墓東低基田壹畝七分五厘租十秤

休寧閔川午峯祠規

畢蘭　休寧閔川人

午峯蘭吾名廷馨吾字也今年七十歲矣平生無他才能惟行己有耻不敢爲惡而已嘗觀史大禹聖人有言曰生寄也死歸也是知人生世間有生必有死生爲斯氣之所聚死爲斯氣之所散一生一死固常理耳吾何諱而不預圖身後之室哉謹卜吉得佳兆於所居之西曰豐隆坦爽澄沃演爲吾夫婦塋墓之所扁曰終歸宮環歸宮左右計田玖畝地柒畝有奇每年二共計租谷壹百三十餘秤悉存贍塋列爲四目一曰清明節二曰生忌節三曰脩塋墓四曰恤宗族各具規畫立籍于官著爲令甲俾吾子孫世守以爲祭掃等需毋致廢墜有餘則給脩葺吾身宅宇易曰君子以作

事謀始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此吾所以懼也先正嘗言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於乎吾言痛心吾子吾孫盍相勉勵用光吾宗庶不爲州里笑孝莫大焉其所存田地畝步併合行條件事例悉勒碑陰

一清明節 議立祭品條件詳家規　一生忌日 同上

一修葺塋墓 議立修葺條件詳家規　一賑恤宗族 議立賑恤條件詳家規

生塋地田約計柒畝土名豐隆坦係正字貳伯陸拾壹貳等號東至本家贍塋田西至畢浩等地南至畢良等地北至官路

贍塋田約計玖畝土名干雞堀係正字貳伯陸拾三等號東至本家等田西至生塋地南至畢實得等地北至建美廷陽及汪家地

企先樓記

畢郁 閔川人

企先樓何爲而作也吾族姪勝榮思其親民威而不可得作也民威氣義之士呂吾重於鄉沒之日識者猶悲之況於爲之親戚者歟樓去墓數十弓截然山峙早晚瞻謁俯仰興思良宜間請予記予憮然曰子於先體慎重如此於先德慎重可知沒猶用其情如此則生能用其情可見推是意也直欲起其親於泉臺登斯樓而樂之然後慊於心大有關於倫紀非細故也記之良是嗟夫親也者吾身之天地也天生乎吾之親生我之天也地養乎吾之親養我之地也蓋親爲吾身生養之天地然天地之性莫貴於人之行莫大於孝之尤莫大於存沒各竭以禮故生則敬而養之死

則仰而思之養固孝也思亦孝也君子於親固無所不用其極焉是故朝焉於斯暮焉於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企之思之若或見之善心猶存惡念不作雖不揚于人曰吾於親也是於親也暮焉於斯朝焉於斯斁法亂紀虧禮傷教思之企之或莫然之善心不存惡念斯起雖揚於人曰吾於親也非於親也此又為人子者當慎其獨焉嗚呼吾之身親之身也知思其親是為知有其身故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此心思之力所為大也或曰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思為無益是不然死生人鬼一理而已斯氣流行不少間斷人子於親思則氣聚而為神則存不思則氣散而神不存故為墓於郊而封溝之為廟於家而蒸嘗之所以存其神而聚其氣也企先之樓烏能已乎雖然古人羹墻見堯唐堯〻耶見吾心堯耳蚤夜思舜虞舜〻耶思吾心舜耳如此斯可以語企先之旨矣樓廣尺若干深若干前後軒窓豁如几案明潔孝經列傳具陳左右時或登樓誦大雅之詩詠蓼莪之章孝心油然而生俾後之人則而象之仰而觀焉瞻祖烈之猶存俯而思之惧已德之弗類痛自克治必也處為良士出為明臣庶幾企先之名為称情也哉予於勝榮同出中散大夫後而長陔於予閔川族又最近不敢溢美姑用以勉勝榮持身端謹善繼述尊賢睦族能世其家觀其企先名樓是知倫紀之重者宜附書之用教鄉人時

正德己巳夏六月既望太學生閔川畢郁書

題閔川宗兄廷昌所藏王右軍蘭亭卷後

羲之書法遒勁嚴整為晉書獨步蘭亭記論議明快思致悠遠為文章大家周世子録而傳之豈獨有取於是乎盖以蘭亭之會千載盛事有超然物外之意非豪傑明達而知性命之理者不足以語此書之不足而繼之以圖意有在矣於乎世之好名逐利而矯假以自拘者不識果出於諸公之右否乎觀者幸自檢也正德戊辰夏四月下澣

賜進士翰林院

國史編修文林郎貴溪畢濟川書

愛日軒記

畢郁 休寧閔川人

丙寅之秋登高之暇予坐秋圃亭中天朗氣清金風颯來黃菊騰香籬落幽閒襟懷豁然為洗若甚適也從孫超侍再拜請曰超生不辰吾父早亡予時方七歲弟越方一歲家務搶攘幸吾祖任之賴吾母賢辛勤撫育致有今日竊效孝子愛日之義標愛日於軒楣願有記以廣其說惟徽古伯地也農之家三而商貨之家七農非吾所事而商則江湖之日長家庭之日少定省曠音問疎殊不能為懷惟此記珍隨吾身出而江湖時取而莊誦之庶輸吾思恍然吾母之接於其前入而家庭時展而敬閱之庶竭吾養戰兢惕厲翼翼於吾母動定之餘所以然者皇皇吾父之不見用能致意

於吾母盡也語畢淚數行下予聞之瞿然而失席曰往汝父將終我往視之我執彼手彼牽我衣涕泣不能言久之祝曰不起固有命賴有兒息在篤親慈孤幼叔父是望矧茲有請是崇孝也吾何愛一言而不督汝之成耶為之言曰日垂象於天與人懸隔無有言語笑貌及人愛也何蓋人子愛親無所不至所欲者來日之不多耳故愛日何得今日遂吾親今日之養得明日遂吾親明日之養得又明日遂吾親又明日之養惴惴焉惜今日之易邁傷明日之不來心勝於愛親故勝於愛日不愛親者於愛何有汝父早亡汝孤衰所謂貧賤憂戚天之庸玉汝於成也汝母在堂康強無恙所謂富貴福澤天之厚吾生也然常人之情始勤終怠進銳退速世多然也故曰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憊孝衰於妻子汝斯愛日標軒是為知所孝矣汝宜無怠無荒夙夜憂懼以保終吉庶孝不斂於妻子而衰孝益隆於其母友益敦於其弟經紀其家一以安汝母於閨簾二以慰汝父於泉扃三以荅汝祖於重闈是為孝子為順孫汝父雖死猶不死也否則非吾之所知

友泉軒記

畢濟川貴溪小田人

篠莊一日遊於其族兄秋圃之亭觴詠終日樂而忘倦族姪朗請予退息於其私東行百餘步許有樓翼然輪奐暈飛樓下有軒光明幽雅圖書百物實於其中軒之前首嶺營尖諸峯排列左右浙

河水順流東抱琳溪水倒流西遶池宅芳泉泉宅天光花香襲人
篳莊坐而快之朗曰斯軒之闢以尚友耳向未有名之者敢以累
執事篳莊曰夫人之友友其德也友不於德友道何居盖友之說
有二有人中之友有物中之友一翻一覆翻覆無恒此人中友也
不晝而是不夜而非晝夜有恒此物中友也秋圃曰友而無恒不
可以語德友而有恒斯可以語德矣天下之物有恒宜莫斯泉故
曰原泉混〻不舍晝夜軒名友泉不既善乎篳莊聞之拊掌笑曰
友泉有錢觀聽兩美榜曰友泉良是夫友與有聲相似泉與錢義
則同以是相友其德則遠以是傳聞其兆則昌秋圃退朗復請篳
莊記之記曰泉之為物其出於山也蓊然雲根罅然石隙涓〻滴

〻不息不竭可滌我懷可濯我纓溥博周遍淵〻其淵此其為體
然也及其潴而陂塘注而澗壑流而江河稻黍稷麥之滋黿鼉蛟
龍魚鼈之藏貨財殖焉其用之大又為不可遏矣若夫不炎蒸而
熱富貴不能淫也不氷雪而寒貧賤不能移也其周流山谷亢滿
積盛懸崖絕壁之間為之傾裂威武不能屈也何如哉人得天地
之氣以生法天地之運處則當有以備夫泉之用出則當有以行
其泉之體如此則體用具備本末兼該斯得夫友泉之肯綮矣若
夫梅潦暴漲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泉之本體不如是也友
泉者當有辨之秋圃出朗然而誦之曰善遂書為記秋圃為誰太
學生畢郁篳莊為誰

帷幄侍從官畢濟川也

季父閔川尚忠處士墓誌銘

郁不佞自州里之士論之君有懿美之行者三一曰哀煢獨二曰恤疾患三曰防近小是也初里有吳氏子屢年病風艱於動止度不能存一日自投於塘君見而亟拯之扶至于家割田一畝給其終身其後又因其侍媼妬悍子不能育卒格其姦保護其祀終不湮沒天順間吾伯兄南山處士客雲間遘奇疾呻吟牀褥旦夕是危君時其湯藥飲食不離側者踰月且出於誠無少矯僞侍君妾媵先後數人處之以恩御之有道毋致狎褻以生嬖孽之萌且各以時遣之無致失所說者謂君三事哀煢獨以重民命近仁恤疾患以厚倫紀近義防近小以絕亂階近知於乎人有片善一德之

長古之聖賢且亟稱而樂許之不置況君行備三德詎不充為足稱而為人所深許之也歟銘之甚善以補閭史之漏餘行事具狀者當自見採於世君諱信尚忠其字也敦厚詳審質而不華誠而不偽誠德人也唐中散大夫後皇父諱社奴字功大考諱福源字仕海休寧閔川人娶汉川程晃女子男三人曰道孝及溫雅諳陶朱之術曰進善琴長於詩有聲齊魯趙代間曰達客商故都不以事物經心女一曰瓆適冨溪程慶新早卒孫男七人曰應韶應律應麟應鵬應鳳應黃應麒君生宣德辛亥年六月初八日辛正德丁卯正月初八日道等以正德丁卯年六月廿一日舉君柩葬金家園之原緬思吾里有田上抵禾問于又上抵小溪山南延袤五六里餘每焦烈之患田用少秋正統中先府君福源公痛民隱憂國賦度其山川形勢之高下具疏于官詞甚悃切得請帖下鑿渠自乎吾竭始通水以至吾里之東以給公私之需灌田千有百頃利加數百餘家勞心憔思辛苦萬狀此不世莫大之功也君是時年尚妙寔日夕侍府君側往來董工督役功亦可尚禮宜附書銘曰德備於身而及於人而其慶又能及於後人噫斯人也吾當於古人中求之閔川之原巋然其墳過者為式公侯之孫

正德丁卯六月吉　　從子太學生畢郁拜書

書文昌所藏朱楓林解吉水題其先世清白傳家卷并諸名公手札

畢郁休寧閔川人

諸弟文昌自弱冠即錚錚能樹立承其父芸芳公家政時其祖廣文公見而悅之望其終將克家者日服勞奉養祗事禮先迎賓率有條緒坐是其父祖相羊林泉間得寡其累間文昌携其先世音保協德二處士清白傳家卷及手札若干諸子秋圃亭中請質曰此世澤也願留目焉予披閱之有朱楓林解內翰輩題詠并簡牘予喟然嘆曰朱解二先生我

朝文章侍從之貴臣餘皆一時鴻碩大儒神韻妙蹟絕稱天下片紙隻字人爭得之為寶文昌二祖而能至是亦足占其為人矣然文昌於世澤珎藏完美不失鮮麗非賢而能之乎不寧惟是文昌友愛其弟文琦文瓘處之有道此又予所目擊者也而文瓘則出異母早失怙恃親督教之猶子是尤為可尚矣書此貽之少勸風化萬一

宗老廣文處士像贊　畢郁 閔川人

探其心之所存則曠達坦夷而不阿考其外之所行則端方周慎而不苟覩其容儀喜其神儼然如在其生前即其衣冠歎其人胡為飄然遂爾而物故里社推之為宰神人以和官府舉為耆民上下無怨惟己德之克脩故外尤之莫至盖其功雖莫能加於一郡一縣之中而其利澤斯又能及之於一鄉一里之內於乎若人也於清議尚在所取雖百年而歿人猶思之豈彼庸惡陋劣之夫焉能為有焉能為無者可同日而語之也歟

慕易生傳

夫人家子弟生於華夏禮義彝倫之域惟能不忝華夏之人不傷禮義之教不斁彝倫之懿其必子弟中而才者欤吾姪昇於斯三者殆庶幾乎昇唐中散大夫歙僉書判事裔歷十二世至景鎮公自長陔遷今閔川父名蕙字廷美昇其冢嗣也質厚而貌端寡言笑而動止詳審性明敏頴悟習舉子業通易朋輩服其長號慕易生以冢嗣執家政弗克試旁及天文星曆塟書叅同契諸書悉能涉獵得入其門户尤邃邵子數學決疑祛惑每十能得其七八怡愉恭讓孝友稱于鄉憂勤惕厲不遑寧處撿諸身志大其家亢其宗欲成其身之名於一鄉者初成化間官府廉吾先公府君尚勇賢舉充由山東鄉稅賦長及凡户役則身任其勞公平寬恕鞠躬盡瘁至不煩其親之知非賢不能也遇耆儒則師之益友則交之賢士大夫則樂見之初冢宰三原王公宗貫我　朝第一流人物也時過大梁亟趨拜之王公接其尊賢好善之誠與論議大義了了通曉喟然歎曰江湖士有若是者耶其見許於人如此歲弘治壬戌春因葺家譜念根本丘墓在河南偃師慨然往訪拜掃道還睢陽竟以積思苦學致疾而卒時十一月十六日也自幼學至捐館恒兀兀窮年手不釋卷或夜分不寐所著有慕易拙稿隨囊集藏于家娶鴈塘吳氏善中饋慈孝貞厚婦道可稱生女一人曰瓚適宋文肅公裔商山吳楣妾張氏生女三人長曰球適宋兵部侍郎裔

孚潭許節次曰凝許聘宋柳塘先生裔汶川汪誠餘幼在室咸守家教惜乏嗣盖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其父卜日告庙命其弟騰次子朝嗣之禮也郁視昇天屬懿親恐世遠人亡其賢泯没無傳故私為之傳使後之者它日有足考云其墓在本里金家園負陰面陽耕植不害樵牧無驚土厚水深盖佳兆也

季父太學生郁曰於乎吾昇予尚忍為汝傳耶予安忍不為汝傳耶其不忍為汝傳者汝今日九泉之下神其如在為能於我知之其忍為汝傳者百年千載之後人其為能於我知之

正德丙寅歲春三月季父太學生畢郁傳

慈興閣記

畢郁 閔川人

慈興閣者吾從叔尚鼎之所創也閣創於弘治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久未有以名尚鼎一日自河東回過予泮舍問名於予曰閣之創以安吾母耳子其為我名之可乎予曰噫嘻君之厚於其母如此其厚於其父者可知君父見背君母吳孺人迫於事之有難處者不得已而折節以撫君君今念顧復之恩不敢終絶則創閣以復母雖然是行也於斯道雖為過中然亦足以勵薄俗而惇夫為母為子者之道請名之曰慈興則夫世之為母者其慈孤幼之心寧不益有興起者歟於乎慈之興出於斯孝之所激孝益激則慈益興矣慈益興將見州里之為母者化母化則州里為人子者獨無秉彝好德之天哉然則斯閣之建其於風教不為無助故陳仲

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孟氏大賢所不取管仲忘君事讎一匡天下孔氏大聖所不棄誠以天下事有經有權經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耶成化間君嘗客絳都時歲凶道阻間関不得歸者数年其中饋程奉其母滫瀡備至盡婦之道母為喜之其刑于寡妻也其平居旦夕敬慎恐貽母憂母為安之其持身之成蹟也閣突兀起里中隔山擁秀列屏障于其後閔水環清横練帶於其前西有鴈溪一碧萬頃東有東密岩椎鎮一方遠望黃山峯峦挿天近接松蘿秀氣可掬此斯閣之大觀也君子居之不為之陋

大明弘治十年九月九日記

栢軒記

秋圃 休寧閔川人

秋圃仲子暠讀書軒前有栢一株冥冥孤高數尋不可仰視其正直不阿又自得夫造化生成之妙銅枝鉄柯交加如紫珊瑚相掩映葉蓁蓁若翡翠盖結子成實珠璣紛紜錯落左右前後因名曰栢軒風雨不折雪霜不凋好月良天之下或論文聽琴講明忠君愛國之理脩己治人之術於乎斯栢也生於吾軒可謂得其地全其性碩茂且實其不偶然也耶秋圃嘗盤桓其下呼暠與諸子曰為學貴明理明理則能知所先後愛物貴擴充擴充則能知所厚薄培其本則思明其理先篤於吾親吾親身之本也盼枝柯則思明其理先友于兄弟兄弟同氣連枝之人也翫其子結實纍纍則又思明其理先於廣繼嗣繼嗣吾身之托豈有大於此者哉雖然

明理而為學則所學者大擴充而愛物則所愛者至汝輩果能學而行之守而不失則斯栢誠有益於身心補乎倫理謂之曰不偶誠有不偶然也

松溪記

畢郁 休寧閔川人

閔川之地園林多松環園林有溪從子昂繪為圖間携江湖請縉紳大夫品題大夫曰地有松有溪松固堅貞一色千年為棟為梁有適於用溪則水流不息與道為體是宜名曰松溪松溪閔川之別稱也隔山三峯平地突起接天其氣霧霈厖厚淅源大河西下與琳溪水東上會合間斷秀聚不散南望雲溪則洺水文章冠一時近接商山文肅竹洲道德性命之學存方冊西瞻會里文簡正惠功名事業尚可考東弔岩山都使澐淘弟兄保境全民之功亦一時之雄也松溪之形勢大抵如是於乎地從人重人由地而豪傑故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尼山構靈而大聖人出磻溪以呂望顯莘野以伊尹重隆中以孔明鳴有由然也有其人則野水荒郊為名川勝蹟無其人則名川勝蹟為野水荒郊其輕重顧在夫人吾家自長汀令景鎮公築室松溪之上以道義重於時懽宗公以殷富甲一鄉隱居行義至我

朝冀州太守仲榮公以明經舉慈詳愷悌得古循吏体迨我曾祖功大府君持身端謹廉公有威又為時之傑然者我先君仁英府君謙約節儉敦行孝弟光前裕後內省不疚是皆無愧松溪致重

松溪者也愚也松溪之人以弗克負荷是憂不遑寢食野處窮經卒無所得慨前哲之已往畏斯道之莫聞上不能設施以濟物下不能律身以範俗恐辱松溪不得為時之望人為大愳也吾人籍先世澤居松溪勝其宜知衣冠之不可失禮義之不可缺放僻邪侈之不敢為則無汚於松溪則松溪為益重益顯天下亦將為我重我顯矣若夫言不忠信行不篤敬恣遊觀之樂流連荒亡踽〻涼涼蔑禮法而不守身心而不治使林慚無盡澗愧不歇其汚穢松溪也不小松溪之神不為我笑也者幾希吾人其勉之哉其勉之哉雖然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惟有舜文王故名稱天下昭百世我松溪中國礼樂衣冠之地非東夷西夷地比人生其間其惟為學於舜師文王則為不負其地不負其生蓋學不已則道益明師無間則德日進則今日將復有舜與文王者出噫習與性成聖賢同歸吾言豈欺人耶

跋閔川宗姪元重松溪卷後　畢濟川

松溪何為而取號也元重之居前有溪焉溪之上有松數十株欝欝蒼〻元重棲迹於其間臨流撫松吟哦歌詠怡然自得客有過者蓋皆就松下而訪之遂呼為松溪主人元重亦以此自號恒自言曰我之心有如此水我之節操有如此松願勿自渝我當勗之於乎元重之號取物以自視若此是不徒論其迹也若乃借重於

地名以自號亦何所取義耶元重亦善於自號也已作詩之餘跋此以高其志云

慶遠樓記

休寧縣南曰閔川川之上有樓巍然曰慶遠創之者秋圃從子騰名之者秋圃也嘗夫慶遠其說也何天道不忒則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人道不忒則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至焉其行其生其福其祥斯天道人道之慶耶慶遠莫如唐虞惟堯舜人道不忒故堯在位七十年舜在位五十年然年雖七十五十其慶今固在也慶莫加乎三代惟禹湯文武人道不忒故夏六百六十四年商八百六十七年周八百六十餘年夏不幸而有桀商不幸而有紂周不幸而有幽厲人道忒矣故夏止於桀商止於紂周止於幽厲迨漢唐宋之君人道為不忒者蓋鮮矣固無望于慶之遠此漢祚之止於靈獻唐祚之止於僖昭宋祚之止於欽桓緬思吾家自中散大夫師遠公來法唐虞三代以為家甚殆有餘慶焉我尚勇府君嘗諭不肖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又曰皇天無私惟德是輔是知積善脩德也者固君子脩身慎行求人道不忒之基受天慶於無窮之本耶人道莫大於君臣父子莫邇於夫婦兄弟朋友為人道者于父子焉而有親君臣焉而有義夫婦焉而有別兄弟焉而有恭朋友焉而有信以至日用常行之間應事接物之際表裏一誠內外無間動有權靜有矩誦夫詩讀夫書加之以學問之功執夫禮循夫

義充之以涵養之力則人道殆無忒而慶可綿脩之之深積之之遠固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慾者從慾勝義者凶人惟知此求人道之不忒不遠矣苟或溺乎群嬖衽席之私怠惰荒寧之失其傷禮敗教也已甚烏足以語其旨而膺是效哉樓架地於所居之東志在悅親而貽厥孫謀豈欲夸一時壯一鄉哉予嘉其志之大貽謀者遠故舉天道人道以曉之易曰元亨利貞貞則復元吾家約時貞庶其將復元已哉用相望之騰保恤孤嫠猶知用心親為悅之其能知所先務云宜附書大明弘治甲子中秋之吉太學生休寧閔川畢郁書

孝婦記

閔川畢孝婦胡玉孃遐富望族護君之女北衛嶇峪正千兵綱君之從女也其德貞淑其性孝純未歸時母遘疾幾危輒刲左股和粥以進母疾寖愈鄉里咸以孝女称之既配予南山兄季子元重克盡婦道姑吳氏抱瘋疾舉止婦則扶持之飲食則躬執之日月雖深心無煩怠夫生母孫氏事之猶謹舉不費（療）礼鄉里咸以孝婦称之正德己巳秋夫因疾病自外歸胡氏萬方効勞一無可驗竊自禱天刲右股療之亦不獲効妻心愈苦夫病愈篤卒于庚午三月焉婦痛哭絕而復甦者惟日屢〻身欲殉之下念八歲幼孤之無倚上念一脉夫祀之無承于焉益勵厥志益操厥心衰而悲號之墓而埋瘞之時而蒸嘗之撫幼事姑誓無他適鄉里不但称之

以孝無以賢德称之一婦人之身萃衆善之美較諸周太姒衛共姜魯文母跡雖不同使其一操始終則其心無或異也曰孝曰賢德固美之於今日而貞節之名

朝廷必旌表於異日矣不特為吾畢氏之光寔新安女中之標準不既韡韡乎或者曰救母救夫一驗一不驗豈其心之誠與不誠以致天之感與不感歟噫天之生物一也而物萬有不齊者物之情也元重業儒行誼不克終其壽而卒年廿八猶物之情自然之數也胡氏之心胡氏之孝何間然之有哉元重為吾姪故矜嘉而為之記

正德庚午夏六月望畢蕃書

永安尚院二橋記

畢濟川　貴溪小田人

休寧縣治南三十里有地名閔川吾宗畢氏世居之居前有溪傍通驛路凡農工作息商賈往來漁樵採釣胥此焉出寔要津也每遇春澤夏霖不常則山水奔急行道之人咫尺千里往往多病涉之憂宗人廷馨君嘗曰世人往往傾囊建佛老宮室以為福地孰若建橋以利人人乎哉於是惻然鳩工伐石量力度費命子弟之能者董其役而時親省勞以重其事廣八尺長三丈不數月而告成既堅既好行者樂其坦夷因名永安走書徵記於予夫川危地也涉川者履危險也架之以橋則行者利涉而易危為安矣廷馨君不惜費以為橋而且固其基本則橋之存於悠久者利人於悠

久也名曰永安宜哉昔子產濟溱洧杜預橋富平時勢雖殊要之利人之心一也然則君之此舉其好義樂善良可尚歟較之為無益之費以徼冥福者相去遠矣況夫作善降祥而福利有攸歸乎橋在居址北陰陽家以為水口在焉信然則陰衛默相又有可嘉者先是成化丙午君既傾貲剏石橋一所於南曰尚院橋行人德其惠而稱之者不已今之此舉亦其素志也予忝屬宗祊高宗人之義敬記于此

新安畢氏族譜詩文志卷十七

辱遣令郎鼎妃遠顧及

蘭朝奉屈尊深荷厚情姻簡慢甚多不能盡情也譜系事已與程先生訂議須照區舊格但除去數條只在十志其墓圖之類俱可以載此定論也其中細微詳悉一

时匆匆不能成帙俱付程先生照格為
之又頗与歙縣齋之兄會同纂輯
春間付稿至杭州看過然後刊之
譜序亦待彼时也草草奉復惟
亮察之不備
蕙朝奉老宗屯

蘭朝奉宗屯同此
宗生畢淳川頓首再拜
向承
桓顧殊角失禮復以北上匆匆未克面
辭逮今心勝耿耿辰下遠惟　德履
清勝玷自吏部蒙
廷授湖廣寶慶府通判餘無足道近
會太史宗弟汝舟乃以譜牒未得就

緒及稱　宗長才高而志確識遠而
見宏誠為一宗白眉欲即僉判府君
篁墩之塋特立牌坊俾過者出而畢
氏肇族之祖且謂能成此二者惟
宗長為不與圖也用是顓修此格惟
宗長倡協諸宗賢以成一宗之大典也
臨風無任馳情乞
加心照不一　族弟畢珏頓拜
蘭里朝奉宗兄

新安畢氏會通世譜卷之九

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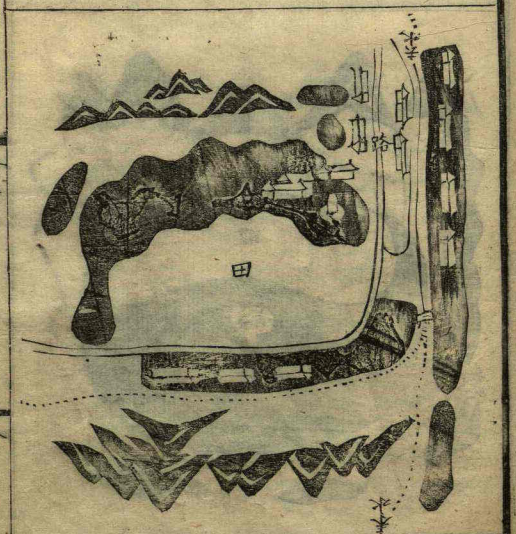
唐歙州僉書判事府君師遠之墓

在歙縣二十五都
土名篁墩是字
二百九號地四厘
二毛業嘉田畢
天祥二百十號地
七分又同號地一
厘七毛業嘉田
畢文漢九百七十
五號墳山地五步
業繼溪畢壽法

宋長汀令府君景鎮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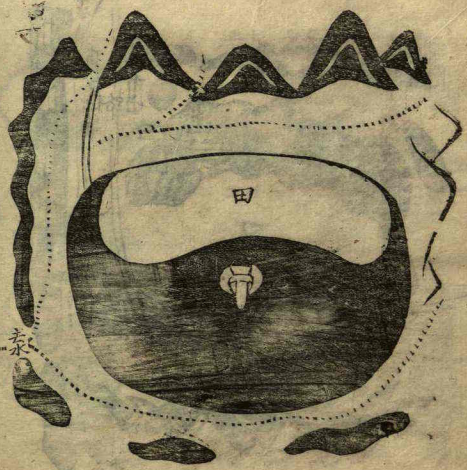
在休寧二十二都
土名閔口渡頭
坑坵上水鰍形
係端字一千一百
五十五號地一角
三十步

宋將仕府君陶宇墓



休寧閔川
土名七公店
四龍顧祖形

宋承議府君炳文墓



休寧閔川
土名方園坦
又名銅鑼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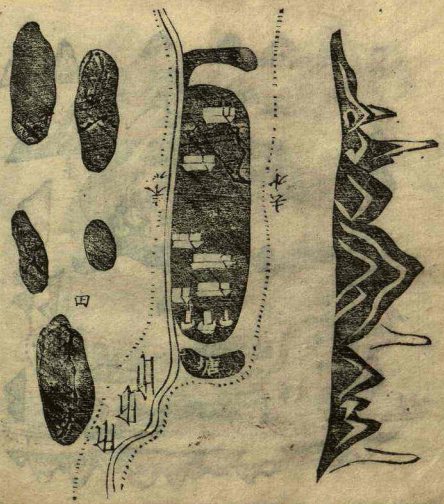
宋處士懽宗及元亨墓

在休寧二十四都乎潭土名白虎林又名荷盤林仙人大坐形緣字二千二百一十四號山地五十五步計二分二厘九毫洪武十四年稅定向無出入

東程道山地
西吳縣尹山地
南黃差四田
北吳錄判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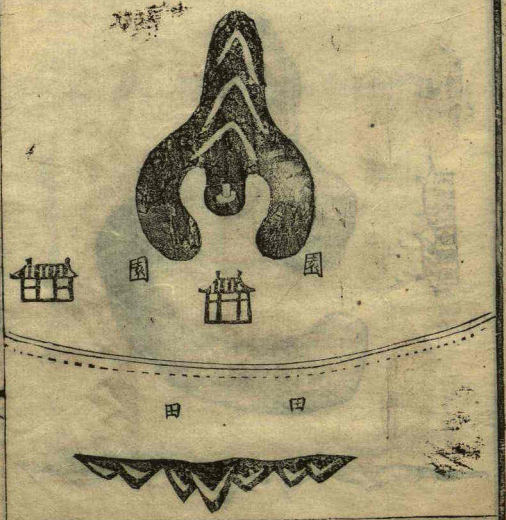
其上葬懽宗及程氏元亨及汪氏吳氏端卿及程氏吳氏杭并張氏共九穴

元處士音保及周令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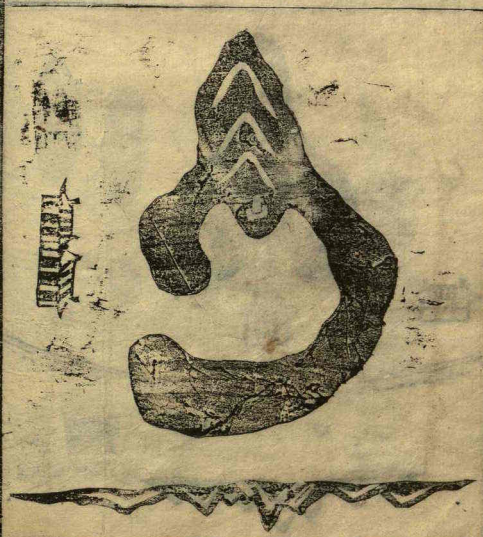
在休寧二十二都土名
鬲山船形
正字一千三百五十
四號取八分三厘
二毛安葬餘地火
面見住
音保周令
協德三墓
東畢志善田
西路
南路
北衆地

宋教諭府君子模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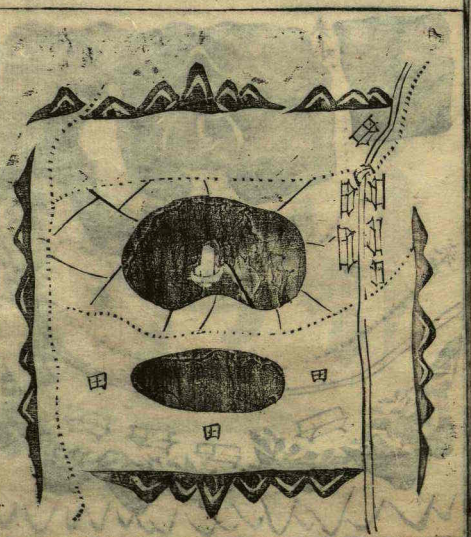
歙長陔
土名庄後老七
坦將軍大坐形
與字六百三十
九號

宋冊陽簿府君濟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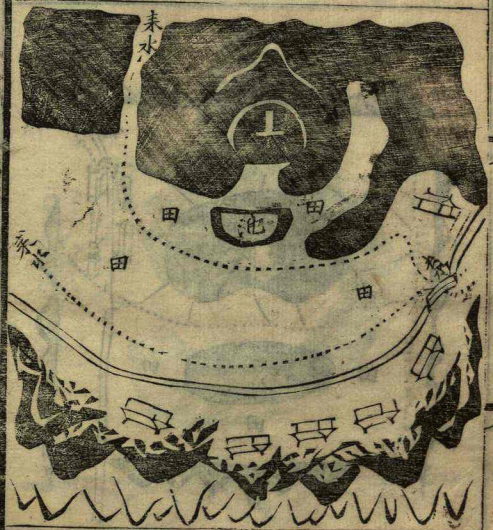
在歙長陵
土名東山塢
與字八百八十
九號

元處士懽宗孺人曹氏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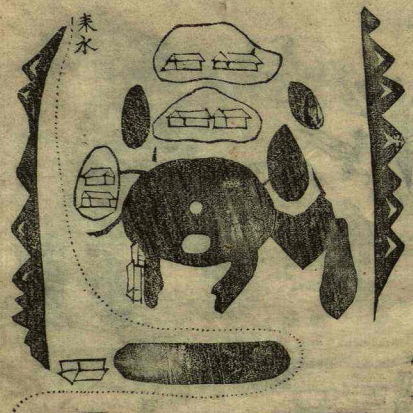
在休寧十六都
屯溪楊子坑蟹
形卯向

明處士尚忠及孺人程氏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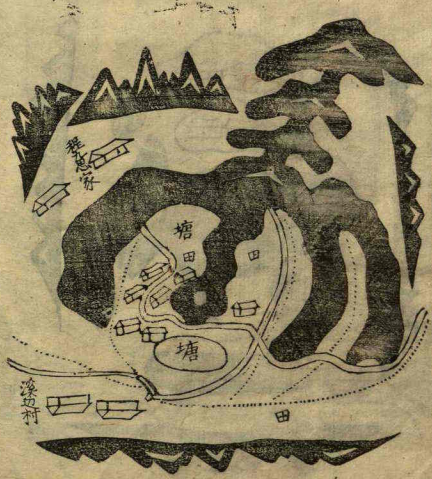
在休寧三十三都
閔口
五龍聚會形
正宇二百七十九号
地六分八厘二毫
東至汪全地
西畢尚敬同墓地
南至田塘
北至汪家地

大明處士社妣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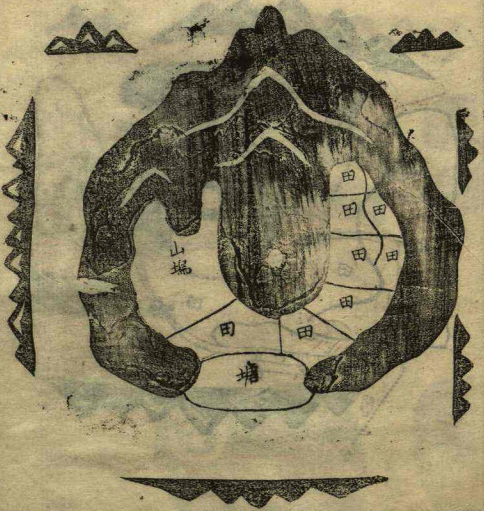
休寧閔川
土名規頭
蟹形

明處士福原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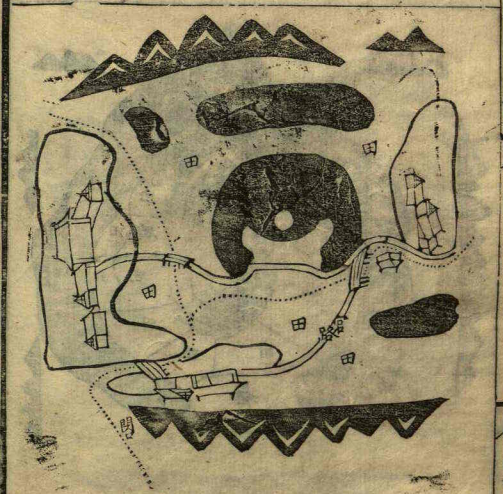
在休寧十七都
汪祈黃龍奔
江形

明處士尚恭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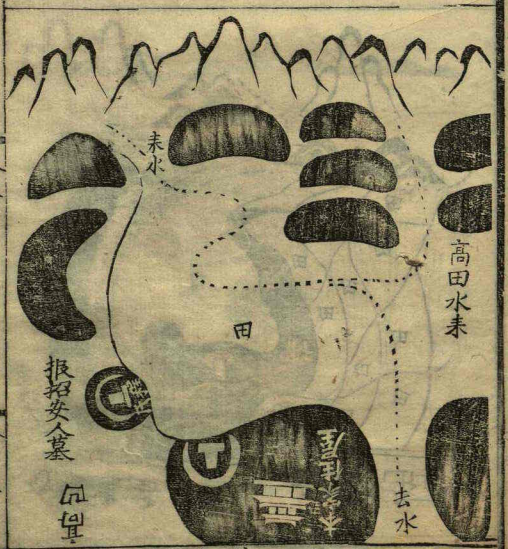
休寧二十二都
土名袁山下山
虎形辛山乙向

明處士承芳墓



在休寧二十一都閔口茶亭灣蟒形
形字九百四十三號
里壹畝七分伍厘
形字九百二十五號
里壹畝二分三厘六毫
東低田
西新溪
南江家墳地
北項家低田

明處士廣文及孺人程氏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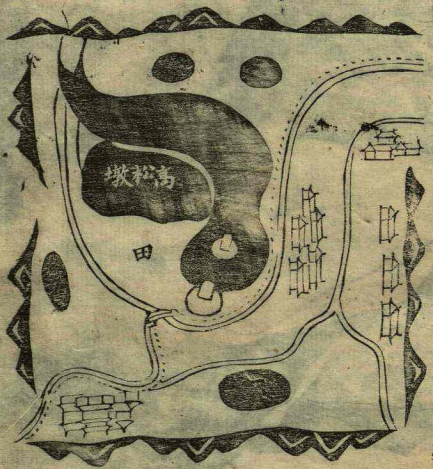


在休寧閔口灣
裏形字　號
洪武迁業地八
分有零東至畢
廷昌田西畢朗
田南李盛田北
廷昌田

明處士蕃孺人葉氏墓

休寧二十二都
閔川汪塢口金
鈎掛蕉形刑字
號田內取七
分東路西黃氏
墳及朗田南本
家田北黃氏地

明處士萌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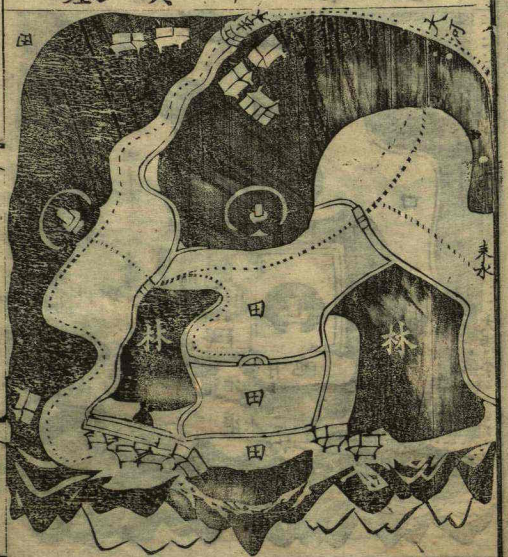


在休寧縣
二十二都
閔川土名
水坑塢畝
形東至官
路西至畢
叔正地南
至程思振
戶地北至
畢仕祥餘
兄戶田

明處士芸芳及孺人程氏墓

在休寧閔口陶金坑正字　號洪武迁業山二分東至畢廷昌山西廷昌田南廷昌田北水渠

明處士奉真墓



在休寧二十二都土名閔口渡頭欽坵上水金鰍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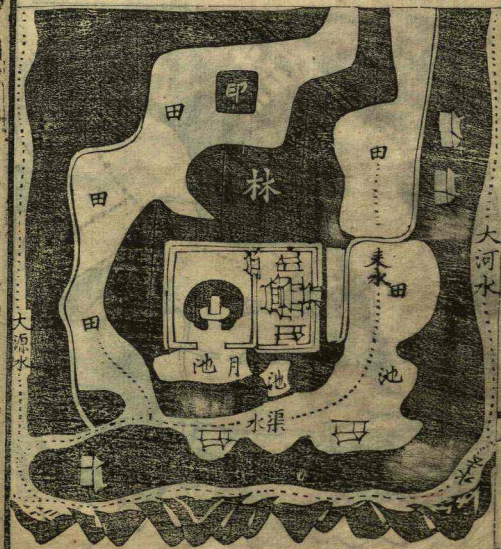
端字

地三分

形字

田成地三分五厘

明處士祖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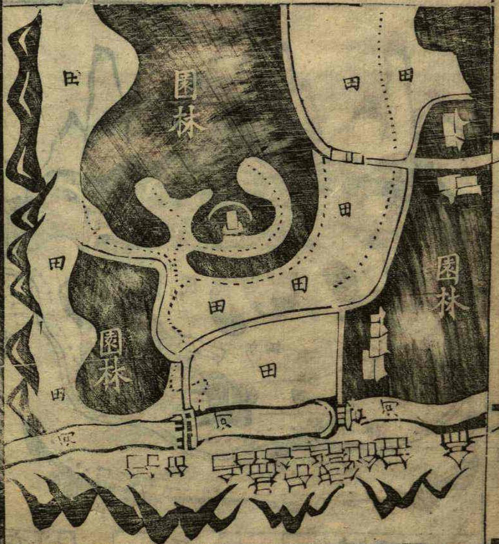


在休寧二十二都閔
口村心荷盤形
正字
田地墻內約五畝
墻外有塹
寶拱平業

大明處士元立府君墓

在休寧二十二都
土名首源屋基裡
笑天龍形
兌山卯向
正字　號
田陸畝
地柒畝
山伍分
東至本家等田
西至降
南至畢管塘
北至胡仕成墳

大明千峯處士壽藏圖



在休寧二十二都土名豐隆坦
黃龍奔江形
兊山夘向甲
三分
正字二百十二等
號田地共計柒
畝有零
東至本家贍塋田
西至畢浩等地
南至畢良等地
北至官路

新安畢氏族譜收掌名氏

歙長陔派 凡捌部

經公十五世孫畢章勝　趙字號
經公十五世孫畢貴達　錢字號
經公十五世孫畢賓高（大遠）　孫字號
經公十四世孫畢羨才　李字號
經公十四世孫畢春曜　周字號
經公十五世孫畢天億　吳字號
經公十五世孫畢天　鄭字號
經公十四世孫畢本原　王字號

休寧閔川派 凡伍拾壹部

景鎮公十世孫畢玄生　馮字號
景鎮公十世孫畢梅　陳字號
景鎮公十一世孫畢蕙　褚字號
景鎮公十一世孫畢蕃　衛字號
景鎮公十一世孫畢昌　蔣字號
景鎮公十一世孫畢崧　沈字號
景鎮公十一世孫畢俊　韓字號
景鎮公十一世孫畢華　楊字號
景鎮公十一世孫畢岩　朱字號
景鎮公十二世孫畢魁　秦字號

景鎮公十二世孫畢暠　尤字號
景鎮公十二世孫畢拱　何字號
景鎮公十二世孫畢魏　施字號
景鎮公十二世孫畢壯　孔字號
景鎮公十三世孫畢翰　嚴字號
景鎮公十三世孫畢翺　金字號
景鎮公十三世孫畢遷　陶字號
景鎮公十一世孫畢義良　戚字號
景鎮公十二世孫畢寶　鄒字號
景鎮公十一世孫畢進　栢字號
景鎮公十一世孫畢桂桐　寶字號
景鎮公十三世孫畢軻　雲字號

景鎮公十二世孫畢光　許字號
景鎮公十二世孫畢燕　呂字號
景鎮公十二世孫畢豐　張字號
景鎮公十二世孫畢佳　曹字號
景鎮公十三世孫畢潮　華字號
景鎮公十三世孫畢憲　魏字號
景鎮公十二世孫畢應韶　姜字號
景鎮公十世孫畢舟順　謝字號
景鎮公十二世孫畢琪　喻字號
景鎮公十一世孫畢度　水字號
景鎮公十一世孫畢靜　章字號
景鎮公十一世孫畢楚　蘇字號

景鎮公十二世孫畢桓　潘字號
景鎮公十一世孫畢葵遺留子甲　奚字號
景鎮公十一世孫畢蘭　彭字號
景鎮公十二世孫畢良　魯字號
景鎮公十三世孫畢超　昌字號
景鎮公十二世孫畢珪　苗字號
景鎮公十一世孫畢荀遺留子貴　花字號
景鎮公十世孫畢興隆　俞字號
景鎮公十二世孫畢康　袁字號

郡城上北街派凡貳拾叁部

景安公十一世孫畢文玉　柳字號
景安公十一世孫畢文玘　鮑字號

景鎮公十一世孫畢道　葛字號
景鎮公十二世孫畢朗　范字號
景鎮公十三世孫畢璣　郎字號
景鎮公十二世孫畢顯　韋字號
景鎮公十二世孫畢旦　馬字號
景鎮公十二世孫畢晶　鳳字號
景鎮公十二世孫畢助　方字號
景鎮公十一世孫畢芷　任字號

景安公十一世孫畢文珎　鄧字號
景安公十一世孫畢文理　夫字號

景安公十一世孫畢文斌文瑚　唐字號
景安公十一世孫畢文瑛文琳　廉字號
景安公十二世孫畢鏜　薛字號
景安公十世孫畢永恕　賀字號
景安公十一世孫畢文奎　湯字號
景安公十二世孫畢鉞琰　殷字號
景安公十一世孫畢文珊　畢字號
景安公十世孫畢永祉　鄔字號
景安公十一世孫畢文遠　常字號
景安公十一世孫畢文　于字號

休寧雙溪派凡壹拾肆部

宗勝公七世孫畢奇祥　時字號
景安公十一世孫畢文瑛　費字號
景安公十二世孫畢鍪　岑字號
景安公十世孫畢永存又荣　雷字號
景安公十一世孫畢文璉　倪字號
景安公十世孫畢永迪　滕字號
景安公十一世孫畢文佐　羅字號
景安公十一世孫畢文璿　郝字號
景安公十一世孫畢文正　安字號
景安公十二世孫畢鈞璋　樂字號
宗勝公八世孫畢廷金　傅字號

宗勝公八世孫畢廷英　皮字號
宗勝公七世孫畢文興　齊字號
宗勝公七世孫畢文魁　伍字號
宗勝公八世孫畢廷暉　元字號
宗勝公六世孫畢如璠　顧字號
宗勝公八世孫畢添貴　平字號
宗勝公八世孫畢英華　卞字號
宗勝公六世孫畢如璉　康字號
宗勝公七世孫畢再祥　余字號
宗勝公六世孫畢如碧　卜字號
宗勝公七世孫畢文郁　孟字號
宗勝公六世孫畢思傑　黃字號

篁墩派鑾溪方川房凡壹拾肆部

進公十八世孫畢志文志祥　和字號
進公十九世孫畢通原　蕭字號
進公十九世孫畢富茂　姚字號
進公十九世孫畢喜得　湛字號
進公十九世孫畢遜富　祁字號
進公十八世孫畢志榮富貴　穆字號
進公十九世孫畢浩進　尹字號
進公十九世孫畢彥志　邵字號
進公十九世孫畢希貴　汪字號
進公十八世孫畢公濟　毛字號

進公十八世孫畢公澤　禹字號　進公十八世孫畢公輔　狄字號
進公十八世孫畢公傑　米字號　進公十八世孫畢公憲　貝字號

歙嘉田派凡陸部

仁公五世孫畢從斌　明字號　仁公五世孫畢從典　藏字號
仁公五世孫畢從仁　訐字號　仁公五世孫畢從真　伏字號
仁公五世孫畢從發　成字號　仁公五世孫畢從光　戴字號

貴溪弋陽派凡叁拾部

烈公十五世孫畢濟川　談字號　烈公十五世孫畢濟時　宋字號
烈公十四世孫畢俸　茅字號　烈公十五世孫畢銑　龐字號
烈公十六世孫畢逢卿　熊字號　紀字號
　　舒字號　屈字號
　　項字號　杞字號

董字號　梁字號
杜字號　阮字號
藍字號　閉字號
席字號　季字號
麻字號　強字號
婁字號　危字號
江字號　童字號
顏字號　新字號
梅字號　盛字號

右譜

趙字號起至盛字號止一樣凡壹伯肆拾陸部散附　派各房子

孫未註收執名氏者惟貴溪派闕置　　部已註名氏者壹伯叁拾捌人收掌不許塗抹改補及貪財轉售他人添刊世系紊乱宗族如有此等族衆察出將原售之人罰銀拾兩入始祖師遠公墓所公用仍依會通世譜為據

保和鍾

書譜後

譜主於世系何以分志也義不專於世系故分類而志之也世系定名也分志立教也名定而教不立惡名也教立而名不正者未之有也本原不志則父子之教廢仕宦不志則君臣之教廢壽考不志則長

幼之教廢貞節不志則老婦之教
廢隱逸不志則法義之教廢文
士詩文不志則文学之教廢地方
山川不志則稽古之教廢宮室不志
則居家之教廢教廢而無隨之矣
予得已於志乎是故君子不作則已
作則必開於世教也若曰古人之譜

未有此法而敢創焉之則予之僭也
舊譜之文先世手澤而忍更易之則
予之悖也其何辭畢濟川謹書

宗譜之修惟以正倫理而篤恩義自受封以來寥寥幾千載間不有家譜以統其宗族而欲恩義之篤倫理之正豈不難哉蕙嘗念宗族雖有遠近踈戚之不同求其所本則一苟能統而會之則前有所續後有所承其於宗族恩義詎有不正

而篤之者乎弟蕙以學力不逮弗
克酬志深恐没齒無能爲也正德
戊辰夏貴溪宗家編修汝舟來徽
探會吾族之源寔敦本之盛意與
吾志正相符契於是乃協弟蘭請
斗山程君德吾大會各派統而一
之纂成如貴溪復見編修校訂録

梓一積歲餘蕙伏念祖宗源流之
重兢〻業〻惟恐不堪是任者若
供億之需督工之勤又焉敢不竭
愚誠而肆怠哉心雖不怠而老力
且倦得予弟蕃芷而賛襄之者矣
然於倫理恩義盖不敢妄議其於
一族尊卑之分長幼之叙亦不爲